

野叟曝言

壹

· 理想藏书系列 ·

（清）夏敬渠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野史曝言



野叟曝言

(清) 夏敬渠 著

第一卷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叟曝言/(清)夏敬渠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2. 1

(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普及版书系)

ISBN 978-7-5387-1527-9

I. 野… II. 夏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
IV. I242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6161 号

野 叟 曝 言

作 者:〔清〕夏敬渠

责任编辑:王金亭

装帧设计:赵云峰 世纪鼎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0431—86012961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
开 本:710×1030 毫米 16 开

字 数:1080 千

印 张:52

版 次: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5 月第 2 次第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1527-9

定 价:368.00 元

叙侠肝义胆
描风花雪月

不让《水浒传》
赛过《金瓶梅》

《野叟曝言》是一部清末才流传开来的白话长篇小说，20卷，154回。号为古今小说中的“第一奇书”。小说主角文素臣文武双全，品学兼优，可与古代的宋玉，司马相如，诸葛亮等先贤相媲美，是个“极有血性的真儒，不识炎凉的名士”。他一生除暴安良，济困扶危，为国建功立业，立下了盖世奇勋。身居宰辅，位极人臣，天子称他为“素父”。他有二妻四妾和众多子孙，满门富贵，“子孙科甲如米粒之鑫，福禄如蚕茧之盛。”

不仅如此，小说还通过，文素臣四世同做一梦，暗示文素臣当跻身于圣贤之列。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谈风月，描春态，不乏海淫之笔

夏敬渠(1705—1787)，字懋修，号二铭，清代康、雍、乾时期人。他博通经史，帝及诸子百家、礼乐兵刑、天文算数之学，是个博学之士。平生著述甚丰，《野叟曝言》是他的晚年之作。他同时又是个失意的知识分子，一生屡因科场，直至白头还是个秀才，于是便把自己的理想和梦幻一股脑儿地写进了这部作品。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者的“圆梦”之作，作品的主人公文素臣则是作者着力塑造的“高大全”式的理想人物。作品以明代成化、弘治两朝为背景，描述了文素臣一生斩妖除邪、天下无敌的英雄业绩，和他与众多妻妾离合悲欢的传奇故事。



第一卷 目录

奋字卷之一

- 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 (1)
- 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头 挥尘雄谈冷水浇葫芦之背 (6)
- 第三回 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余生 (13)
- 第四回 异姓结同怀古庙烘衣情话絮 邪谋蛊贞女禅堂掷炬秃奴惊 (18)
- 第五回 灯花发火茶毗两个淫僧 虎足从风结识一条好汉 (24)
- 第六回 未鸾吹和衣报德 刘璇姑降志酬恩 (30)
- 第七回 绣被寻春猛放登徒色胆 危崖勒马惊残倩女香魂 (37)

武字卷之二

- 第八回 非雨非云绝胜巫山好梦 画天画地恍图周髀遗经 (42)
- 第九回 好友忽逢共酌十觥言志 狂风猝起终成两地相思 (47)
- 第十回 法雨有缘遇真儒回头是岸 了因无命逢介士撒手归空 (54)
- 第十一回 唤醒了缘回生起死 惊听测字有死无死 (60)
- 第十二回 刘虎臣说大话惹出盗来 文素臣费小心放将盗去 (68)
- 第十三回 为寻姬欣逢豪杰 因失帕迟误婚姻 (74)

揆字卷之三

- 第十四回 双折六归贫士翻怜财主算 低眉合眼头陀暗觑妇人胎 (80)
- 第十五回 看法王伪檄文素臣改姓更名 临帝子长洲白又李挥毫破浪 (85)
- 第十六回 又李伤寒遗铁弹 素娥取冷卧铜屏 (91)
- 第十七回 淫药迷心贞媛爬罗云雨 天泉破腹通儒笈释岐黄 (96)
- 第十八回 束矢狂生翻为座上客 操戈逆弟磕破枢前头 (101)
- 第十九回 怪医方灯下撒衣惊痘出 奇解数竿头拍手唱歌来 (108)



文字卷之四

- 第二十回 痛哭为知音一死一生交情乃见 伤心求结骨不生不死惨语难听 (116)
- 第二十一回 美女和新诗暗吐情丝一缕 良朋惊错信瞎跑野路三千 (123)
- 第二十二回 倒擂台救出一双姊妹 解邪咒团成两对夫妻 (129)
- 第二十三回 为朋友热肠堤上忙追比翼鸟 听儿童拍手山中急采并头莲 ... (135)
- 第二十四回 真剑术一女子上树撩天 假卜卦众英雄死心塌地 (142)
- 第二十五回 解翠莲三回闯破载花船 白又李一手挽牢沉水索 (148)

天字卷之五

- 第二十六回 丫鬟怜月貌漏泄机关 公子觑花容安排坑堑 (155)
- 第二十七回 单二姨暗调铅汞 李四嫂明做黄婆 (160)
- 第二十八回 一股麻绳廊下牵来偷寨贼 两丸丹药灯前扫却妒花风 (165)
- 第二十九回 见事危贞娃戳颈 闻声迫淫妇投缳 (172)
- 第三十回 连公子丹房求秘策 李嫂儿病榻说风情 (179)
- 第三十一回 小姑嫂看淫书津津讲学 老夫妻吃热药狠狠团春 (185)
- 第三十二回 疑心成暗疾结将妹妹救亲夫 幻术摄生魂请出娘娘招怨鬼 ... (192)

下字卷之六

- 第三十三回 靳千户双赚鹊桥仙 刘大娘三犯江儿水 (198)
- 第三十四回 文素臣初谒金门 谢红豆一朝天子 (204)
- 第三十五回 尽臣职文徵君迁谪辽东 重朋情洪太常奔驰吴下 (210)
- 第三十六回 柯知县平白地放出杀人心 余夫人半青天伸下拿云手 (215)
- 第三十七回 怜独活愁掌上珠 疗相思喜得心头草 (220)
- 第三十八回 读奇书孙康怜雪影 试英物宣武出啼声 (225)

奋字卷之一

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
十觥酒贺圣教功臣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！
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！

这首律诗乃唐诗人崔颢所作。李太白是唐朝数一数二的才人，亦为之搁笔。后人遂把这诗来冠冕全唐。论起崔颢的诗才，原未能优于太白，只因这一首诗做得好，便觉司勋身分比青莲尚高一层。固是太白酒善，亦缘这诗实有无穷妙处，故能压倒青莲。无奈历来解诗之人，都不得作诗之意，自唐及今，无人不竭力表扬，却愈表愈蒙；崔颢的诗名日盛一日，其心反日晦一日。直到本朝成化年间，一位道学先生把这首诗解与人听，然后拨云见天，才知道青莲搁笔之故。作者之心，遂如日临正午，月到中天！正是：

不得骊龙项下珠，空摹神虎皮中骨。

这诗妙处全在结末二句；从来解诗者，偏将此二句解错，所以意味索然！何尝不众口极力铺张，却如矮子观场，痴人说梦，搔爬不着痒处，徒惹一身栗块而已！道学先生解曰：“此诗之意，是言神仙之事，子虚乌有，全不可信也。‘昔人已乘黄鹤去’，曰已乘，是已往事，人妄传说，我未见其乘也；‘此地空余黄鹤楼’，曰空余，是没巴鼻之事，我只见楼，不见黄鹤也；黄鹤既‘一去不复返’，则白云亦‘千载空悠悠’而已！曰不复，曰空余，皆极言其渺茫，人妄传说，毫没巴鼻之事，为子虚乌有，全不可信也！李商隐诗：‘青雀西飞竟未回，君王长在集灵台’；疑即偷用此颈联二句之意。‘晴川历历’，我知为‘汉阳树’；‘芳草萋萋’，我知为‘鹦鹉洲’；至昔人之乘白云，或乘黄鹤，则渺渺茫茫，我不得而知也！痴人学仙，抛去乡关，往往老死不返；即如‘此地空余黄鹤楼’，而昔人竟永去无归，我当急返乡关，一见父母妻子，无使我哀昔人，后人复哀我也！故合二句曰：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！愁字将通篇一齐收拾，何等见识，何等气力，精神意兴何等融贯阔大！掀翻金灶，踢倒玉楼，将从来题咏一扫而空，真千古绝调！宜太白为之搁笔也！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，则诗中连下空余，空悠悠等字，如何解说？且入仙人之境，览仙人之迹，当脱却俗念，屏去尘缘，如何反切念乡关，且乡关不见而至于愁也？愁字，俗极，笨极；愁在乡关，更俗，更笨！无论青莲断无搁笔之理，中晚



诸公，亦将握管而群进矣！”道学先生所解如此。

毕竟道学先生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贤臣，姓文名白，表字素臣。听解诗者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圣君，年号宏治，庙号孝宗皇帝。这贤臣何时解诗？这圣君何时所解？事尚在后。且说文素臣这人，是铮铮铁汉，落落奇才；吟遍江山，胸罗星斗；说他不求宦达，却见理如漆雕；说他不会风流，却多情如宋玉；挥毫作赋，则颌颇相如；抵掌谈兵，则伯仲诸葛；力能扛鼎，退然如不胜衣；勇可屠龙，凛然若将损谷；旁通历数，下视一行；间涉岐黄，肩随仲景；以朋友为性命，奉名教若神明；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，不识炎凉的名士。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，是止崇正学，不信异端；有一副大手眼，是解人所不能解，言人所不能言。

记得成化元年，朝廷命景王见濠，太监靳直，兵部尚书安吉，至南京祭告孝陵，并赴苏、常两府，查阅江海门户，操兵防倭。安吉至苏州，借观人才，以《三教同原》命题试士。素臣既不信仙，尤不喜佛，作诗两首触之；其诗云：

深耕溉种在书田，非种当锄志已坚。性道朝闻甘夕死，明新得止欲归全。
岂知南极三千鹤，不识西方九品莲。忽听蜂然邪说起，摩挲秋水拂寒烟。
圣道巍巍百世尊，那容牵引入旁门？昔人附会成三教，今日支离论一元。
使者经纶从可识，诸生诵读竟何存？迂儒欲叫连天屈，万里燕京即叩阍！

安吉见诗大怒，欲褫其衣顶，罗织其罪，致之死地；访闻是苏州府第一名士，但有孝行，并无劣迹，欲发中止，惟记其名籍，恨恨而已！

且道素臣是苏州府那一县人？何等阀阅？有何势力，如此敢作敢为？这文素臣名白，是苏州府吴江县人，忠孝传家，高曾祖考俱列缙绅。父亲道昌，名继洙，敦伦励行，颖识博学，由进士出身，官至广东学道，年止三十，卒于任所。夫人水氏，贤孝慈惠，经学湛深，理解精透，是一女中大儒。生子二：长名真，字古心，素臣其仲子也。文公赴广时，路产一女，落盆即死。水夫人既寡，只此两子，爱子如宝，却不事姑息，督之最严。素臣生时，有玉燕入怀之兆；故乳名玉佳。文公梦空中横四大金字，曰：“长发其祥。”又梦至圣亲手捧一轮赤日，赐与文公，旁有僧道二人争夺，赤日发出万道烈火，将一僧一道，登时烧成灰烬。文公知为异端，故尤爱素臣。素臣幼慧，方四岁时，即通四声之学；文公每置膝上，令其谐声，以为笑乐。偶问其志：“愿富贵否？”曰：“愿读书。”“欲中状元否？”曰：“欲为圣贤。”文公颇惊异之。十岁即工古诗，涉猎史子百家。十八岁，游庠后，益事博览，精通数学，兼及岐黄、历算、韬略读书。性恶佛、老，遇佞二氏者，必力折之。水夫人尝谓曰：“佛、老固谬妄，但世人沉溺已深，非口舌所能挽；何必好辨以贾祸？”素臣曰：“母亲之训当遵；但本性使然，矫矫实难；且冀百有一悟，亦为正道稍树藩篱耳！”水夫人笑而颌之，遂不复禁。故素臣应观风之试，忽见《三教同原》一题，正性勃发，遂作前两诗，以触安吉，几贾奇祸也！水夫人有弟，名云，字五湖，最爱素臣，常称为丰年之玉，荒年之谷。因性耽隐逸，一日挈家而去，不知所往。五湖而外，有季叔，名雷，字观水；族叔名点，字何如，俱与素臣同笔砚。亲友中，申心真、景敬亭、元首公、金成之、景日京、水梁公、匡无外、余双人等，为莫逆交。观水尝谓心真辈曰：“使我等并居廊庙，共行所学，致君泽民，虽皋、夔、周召，所不敢居，恐

房、杜、姚、宋之盛，尚当过之！时心真等皆以为然。首公复请观水月旦诸人；观水曰：“公等皆卿才；日京用壮，非绝尘，即败辕耳！”指素臣曰：“此视所遭耳，不幸则为龙比；幸则其功业所至，殆未可涯量！”心真等亦以为然。素臣妻田氏，系河南内黄田翰林之女，通诗习礼，与古心妻阮氏共事孀姑，曲尽妇道；水夫人亦爱之如女。一门之内，雍雍穆穆，元气盎然。

素臣常思邀游名山大川，以广闻见；且遍览山川形势，物色风尘，以为异日施措之地。因兄弟和乐，琴瑟静好，聚顺欢然，兼有贤母训诲，学业日进，迟而未发。一日，阅邸抄，见宦寺擅权，奸僧怙宠，时事日非，不敢再缓；遂请命于水夫人。水夫人慨然道：“夫教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安可守温清之细节，忘率土之大义！”素臣之叔何如，知有远行，约了诸相好作饯。因梁公远游，日京外出，只有心真、敬亭、首公、成之、无外、双人等七人，携樽挈盒而来，与素臣送行，并邀古心入席。成之欲取酒筹行令，敬亭道：“知己谈心，不必干以酒政，还是讲学论文罢？”首公道：“今日为素兄饯行，须借酒以壮行色；酒筹太热，酒太多，讲学论文太冷，酒太少。我等九人，俱有素怀，今日挨坐而来，各言所志；言毕者，进以巨觥，各人俱酌酒相贺，以志之高下大小，为酒之数；在乎冷热多少之间，可乎？”众人皆称善。首公因令人满斟一杯，送与心真道：“请教？”心真让素臣，何如道：“弟与古心在座，素臣自然不便。”心真道：“如此，反主为客了！愚年已过四旬，落拓无所成就；尘世轩冕，久已视之若无；心胸垒块，固亦浇之不尽。虽然，窃有慕焉：邈食其为汉之迂生，廷叱天子而神独王；鲁仲连为齐之高士，辞烹诸侯而气不沮，为人排难解纷，而不居其功，与人休兵息争，而不避其祸。此愚之志也！”说罢，举酒一饮而尽。首公拱手道：“此丈夫之志也；啻啻小儒闻之，掩耳矣！宜进三爵！”心真不肯，勉饮了两杯，合席各饮如数。次及敬亭，敬亭不为虚让，因说道：“愚年虽未及四十，而去日已苦其多；功名之事，等诸浮云；性命之图，危若朝露；欲寡过而未能，思养心而鲜要。目下探讨程、朱，于主敬二字，稍有把持；倘得功夫纯熟，不至如野马无缰，便是弟的进境了！此外更何所求！”素臣肃然改容道：“此圣贤学问，非敬兄不能行，非敬兄亦不敢言；在座诸人，虽各有所怀，谅无有出乎右者！这必当贺三爵！”素臣、首公等俱应道：“是。”敬亭也就不敢推辞，大家都饮了三杯。首公告过罪，即说道：“江河日下，教化凌夷；弟若遇时，欲复大司徒典教之旧，以论秀书升之法得真儒。即就现在官制而论，亦须专责国子课教贡士。如胡文定公经义治事之法，力行十年，必有真士出乎其中。然后分发郡县，使为司铎，以教天下之士。教有成者，升之太学；即士之升有多寡，以定司铎之优绌。其优者，不必迁官，但优以爵禄，如汉守令故事。如此数十年，则人材日盛，教化可兴矣！”敬亭道：“弟思独善而不足，兄已兼善而有余；宜进五爵，为天下庆得人！”素臣道：“禹、稷、颜回，同道；也是三杯罢。”因又饮了三爵。次及成之，成之道：“弟与何如、双人同志。何如不僭客，让无外先说，我等三人同说，可乎？”因及无外。无外持杯大笑，心真问故。无外道：“弟自笑弟之志，没文理，没嵯耳偏耳！诸兄之志，皆希心圣贤，援引古昔麟麟炳炳，蔚然可观，才算得志愿。至如弟者，只知道把酒问天，看花踏月；焚一炉好香，抚瑶琴数曲；烹一壶好茗，读《楚辞》数章；泼几幅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米家山水，绣几首崔珣鸳鸯，遇贫交缓急，敝簏不吝千金；逢齷齪鄙夫，老拳何妨一击；赠宝剑于烈士，拔佩刀于不平而已！诸兄闻之，得毋轍然乎？”心真道：“乐己之乐，道不肯乎圣贤；忧人之忧，情岂同于沮溺？方将率天下孤寒，向门俯首，又何敢笑？应进三爵！”无外只饮两杯，众人如数贺毕。成之、双人、何如同说道：“我等之志，齷齪卑鄙，本无足道；但不可匿而不陈。我等所愿者，抡元魁于乡会，占鼎甲于胪传；蜚翰苑之英声，著木天之清望；量才玉尺，桃李尽入门墙；藏简名山，神鬼皆为呵护；老嫗俱拜乐天，外夷咸知苏轼；显祖宗于凤诰，垂姓字于瀛洲而已！”说毕，各饮了一杯。敬亭、首公俱赞道：“才人本色，名士风流，宜贺三爵！”成之扯住不肯，因各贺了一爵。心真道：“如今要请教古心昆仲了？”古心正待开言，众家人道：“景相公来了。”

只见日京满脸酒容，一腔怒意，气冲冲地直走入来。敬亭道：“吾弟在何处饮酒？因何发怒？读书人第一要涵养气质，不该有这般光景！”日京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知原委，先是兜头一盖，把兄弟要呕死了！”素臣道：“日京天性爽直，必有原故，敬兄且不必埋怨；待日京说明原委，再作理会。”古心道：“日京余怒未息，且饮了入席三杯，消一消怒气，再讲不迟。”家人斟酒，递上。心真道：“酒且慢吃，待日京说明，才吃得爽利。”无外道：“我也急要听个明白，且把酒归了壶，省得寒了。”日京按住酒杯，说道：“闷酒易醉，我在家陪一极不相知的至亲，不知吃了几杯，送他出门，就撞了这一桩闷气，把酒都涌在心头，那里还吃得下！且待我说明了，吃个爽利罢！各位来约，值我外出，直到昨日二更天回家，方才知。一早就起来，偏撞着这位至亲，只得陪他吃了点心，就对他说公席钱行的话。他说：‘早着哩，我们许久不会，正要叙阔，难道只有文素臣是朋友吗？’”首公欲问那至亲何人，却被无外止住。日京道：“我那时心里就闷得慌，没奈何留他吃饭，被他絮烦一个没住头，也不知他讲了些什么话！直陪他吃完了饭，送他出门，一径往这里来。到得县前，平白地拥出许多人来，我把截住在那边。只见有七八个人，都打得两腿血淋，看的有整百人，一片声替他叫屈，说是真正奇闻。”因笑道：“我那时就把钱行之事搁起，挤进去细细根问；才知道那二十五六岁年纪，白面孔，额上有一个大黑痣的，叫做屈伯明。”首公失惊道：“屈伯明是贫而有志的人，他为何事？他也是秀才，这瘟官难道就敢加刑吗？”无外着急道：“现是牵枝带叶的说了这半天，还没头没脑，首兄怎只顾打断他的话头？”日京道：“打的却不是他。他住在北关外，训蒙糊口；有妻子何氏，相貌端正。不知那一日来了一个五台山化缘的和尚，说会祝由治病，叫做行县。看上何氏，几番到他家去募化；何氏回绝。到前晚三更天，行县掇门进去，脱衣上床，竟去强奸何氏。何氏不从，极声喊叫。邻人闻声赴救，被行县打伤了好几个，赤体逃跑。哄动了一关的人，直赶到几里路外，才拿着了。因这贼秃跑急了，黑夜慌张，跌在一个野坑里，满身臭粪，才被众人捉住。到馆中，叫了屈伯明，一同进城，解官审究。县官不肯坐堂，押坐班房里面。今日才叫进去，将受伤并捉获的人，打得死去活来！说是邻佑地方，并非应行捉奸之人；又未在奸所捕获。将行县竟行释放，骂也不骂一声。屈伯明上去叫屈，县官不理，立时撵出。我那时恨不得撞进县去，打这赃胚一顿；奈是白衣，也没有这个道理！”



一路越想越气，几乎把肚皮都憋穿了！不料走进门来，又受大哥一番埋怨！”无外一面听，一面摩着肚子道：“这须用去年三月初头那响雷，把赃官贼秃一斧一个，登时劈死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！”敬亭道：“我不知就里，所以埋怨；若是我在那里，也要生气。”古心道：“总之是个和尚，便有五六分可杀的了！奸邪贼盗，到了无可奈何，就去削发避罪。今日强奸之事，本不希奇；但可恨瘟官枉断，真属千古奇闻！”成之道：“柯浑是广东人，广东省有许多州县，妇女以行奸下蛊为事，夫男明知不禁。邻保捉奸，柯浑必反以为奇闻！”心真道：“丈夫不在家，妇女喊救，邻保若不赴援，必至失节后已！于奸所打伤多人，赤体被获，岂犹有诬拿之事？而云非奸所捕获！柯浑也是科甲出身，如此断法，真属丧心！”何如道：“柯浑丧心，必得恶报！但向以如此丧心？其中定有别放！”首公道：“伯明有志之士，此番冤抑，焉如非激之使奋？仕途狭窄，恐非柯浑之福！”双人道：“行县强奸未成，应得重罪；而脱然法外，真属不平！”敬亭道：“行县亦必得恶报，岂能终逃法外耶？”素臣太息道：“水有源，木有本！奸僧肆恶，总恃佛为护符，安得扫除芜秽，为拔本塞源之治哉！”成之道：“事已如此，空言奚益？我等且完正事。乡邻之斗，暂且搁过一边，待他日各有际遇，再行廓清未晚。”因将席间言志饮酒之事，向日京述一遍，道：“如今就轮着你了。”家人们早已添上杯箸，把原斟的换过。

日京更不言语，连饮三杯，说道：“小弟之志，微类心真、无外两兄；而与家兄辈，则迥乎各别。弟性粗豪，未尝学问，也不识理学渊源，也不论词宗同异，也不耐烦与腐儒酸子，镇日没恁偏的歪缠；遇有际会，扞虱而谈，下马作露布，上马杀贼，如耿恭、班定远辈，立功绝域，图像凌烟；倘时运不济，便牛角挂书，鳌头饮酒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一腔热血，遍洒孤穷，吾愿已定！诸兄得毋笑其狂，且嗤其妄乎？”首公道：“这才是英雄作用；觉弟辈所言，不脱俗儒腔调，此一席话，几如羯鼓，解秽矣！”因唤人斟上五爵。敬亭道：“舍弟粗豪，首兄不责其率尔，反以五爵相贺，殊非朋友之道！”日京止肯喝一杯，被首公、心真、无外，劝足了三杯。日京请问古心之志，古心道：“弟本拘迂，初无大志；惟愿取科甲以显亲，绝仕进以全性；彩衣侍母，青毡课子；种几株修竹，拓一本《兰亭》，耳听些好鸟枝头，眼看此落花水面；我寻我乐，吾爱吾庐而已！”心真、成之、无外俱赞道：“古兄之志，进不求荣，退不遗世，养亲教子，笃尽天伦，闭户读书，自得至乐；较我等所言，奚啻上下床之别？宜进五爵！”古心止受一爵，被敬亭苦劝，复受一杯。众人贺毕，未及素臣；素臣命童儿奚囊，拿过花笺一幅，援笔书《古风》一首；其词曰：

深山之深白云封，青天白日无人踪；拥书万卷图百卷，千缸葡萄双芙蓉。一发书，一披图，时乎嘻笑时嗟吁；嗟吁嘻笑两无极，芙蓉光芒射四隅。山间灵怪走欲尽，指天直落日中乌；双剑入匣破泥瓮，光凝琥珀浸头颅。高歌太白襄阳句，清风明月来相娱；上方星斗供揽辔，下视尘世如蝼蛄。君不见，汉两京，晋三都，斯文空在人俱无？江水东南流不转，功名富贵真土苴！读书舞剑更酌酒，此乐那复思铜符！山中云，云中山，尔能容我之痴顽；与尔百世常相守，魂魄安能离此间？

素臣写完道：“此鄙志也！”众人看过，俱哗然道：“诗虽绝佳，不过渊明无功之流，何足以辱素兄？知己相聚，乃有隐情，该先罚三大杯，重复宣示！”因大家立起

身来，逼着素臣饮酒。素臣无奈，立饮毕，拱令还座，然后说道：“弟之本愿，实止于此；诸兄既众口一辞，弟亦卒难致辩！弟向有一梦想，本不可以言志；今被诸兄相责，只得也说出来，以博一粲：慨自秦、汉以来，老、佛之流祸，几千百年矣！韩公《原道》，虽有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之说；而托诸空言，虽切何补？设使得时而驾，遇一德之君，措千秋之业；要扫除二氏，独尊圣经，将吏部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，实实见诸行事；天下之民，复归于四；天下之教，复归于一；使数千百年蟠结之大害，如距斯脱。此则弟之梦想而妄冀者也！”心真等七人，俱以手加额，极口赞叹道：“此非素兄不能行，非素兄不敢言，不朽之功，无疆之福，古昔圣贤所实式凭之者也！我等俱在下风矣！宜饮百觥酒，贺亦如数。”日京复抚掌道：“我受着一肚子恶气，正没发泄；如今素兄要除灭佛、老，行昙这厮，定该枭首示众，这刽子一缺，舍我其谁？”何如道：“百觥太多，在座也没几人能饮此数；各饮五爵，无徒慕虚名，而无其实也。”无外道：“有此非常之志，必受非常之赏；五爵断不足酬！”从三十，二十觥，减至十觥；素臣被众人逼着，只得饮了十大杯；众人俱贺十杯。成之量窄，无外代饮如数。无外更与日京、心真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向素臣复贺，大家吃得尽醉。首公问素臣：“此行先往何处？专是游学，抑有别故？何日回家？临期我等好来接风，再图畅叙。”素臣道：“弟此行欲先往江西，登滕王之阁，望丰城之气，泛彭蠡之湖，蹑匡庐之顶；归途，则由山阴、禹穴，以探天台、雁荡诸胜，如苏黄门之欲以名山大川，广其志意，非有他故也。出月初二日即行，归期末可预卜，大约少则三四月，多则半年，再与诸兄把臂。”日京道：“休听素兄瞎话，那里是游学？韩太尉且靠后，肯学苏黄门。他的心晒干了，比笆斗还大哩！”素臣笑道：“昔人云‘胆欲大而心欲小’，若果如日京所言，则弟为天下之妄人矣！”双人道：“闻学宪已经出京，不知先按何地，还须速归为妙。”素臣笑道：“韩太尉苏黄门则吾岂敢？尚不至如村学究，恋恋于鸡肋耳！”遂大家一笑而别。

素臣择于成化三年三月初二日起身，诸言志者俱来送别，独有日京不知所往。素臣拜别祖先，向水夫人房中叩别，听了嘱咐，别过兄嫂，嘱妻田氏小心侍奉，吩咐老家人文虚夫妇，紫函、冰弦两个丫鬟，在家照管，带着小童奚囊，别了亲友，竟望江西而来。正是：

马当风想滕王阁，文种潮生西子湖。

第二回 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头 挥尘雄谈冷水浇葫芦之背

素臣下船，望江西进发，到了杭州关上，要往江头雇船，忽想起：西湖虽不过游观之所，却也名擅东南；现在足边，何妨一为拭目。因向昭庆寺寻了下处，安顿过了行李，一个小沙弥跑进房来，说：“家师奉拜。”随后来一个雄壮和尚，笑容可掬的，向素臣行礼，一眼看着奚囊，寒温了好些套头话。素臣问他名号，方知那僧

法号松庵，是本寺住持，结交官府，甚是势要。号，松庵只言其号，并说出头衔，声势也。生得暴眼赤腮，油头紫面，一部落腮胡，脑后项间青筋虬结。素臣看去，知非良善；估量着有膂力，会拳棒，脚步尚不甚牢实，想是酒色淘虚的缘故。幸喜囊中无物，自揣力量还制得住他，遂不放在心上。松庵别去。用过晚膳，将房内墙壁，房外路径，细看了一遍，收拾安寝。奚囊乖觉，将自己带的一柄防身顺刀，藏放里床褥下。到一更之下，素臣听得隐隐似有男女谑笑之声，又远远听得妇女悲泣声息。悄问奚囊，却绝不听见。

次日起来，早膳过，吩咐奚囊带些银钱，锁了房门，出了寺门，到断桥边四望。只见青烟横抹晓山，紫燕斜翻春水，那时正是艳阳天气，花香阵阵，从湖边扑面飞来，顿觉游兴勃然。一径往六桥走去，早已画舫疏帘，映出芙蓉粉面；烟堤嫩柳，拖来桃叶香裙。素臣心在湖上，一心览胜，且往来仕女，都是涂脂抹粉，绕翠围珠，无一个天然秀色，可入素臣之目者；遂把这些粉白黛绿，莺声燕语，都付之不见不闻。一路高瞻远瞩，要领略湖山真景。正走之时，只听奚囊说道：“那一个好像松庵和尚。”素臣上前相叫，要问他由岳坟到灵隐的路。那知这贼秃一双毒眼，紧射在湖中一只大船舱内，目不转睛，睁睁地呆看，那里听得素臣声唤！素臣暗笑：“果然和尚色中饿鬼！”遂向湖中望去，只见一只大船，打着抚院旗号，有一个白须老者，同一个和尚，在船内坐谈；后面一舱，门窗俱闭，并没女人踪影。暗忖：天下事有三屈；想是和尚与松庵认识，在此听他说话。遂丢过一边，也不再去叫应，打算别问路人。那知走不多路，陡然黑云四起，雷电交作，大雨如倾盆直倒下来，急折转身。只见游人仕女，个个如丧家之狗，落水之鸡，男人也还罢了；只有那女人被雨，其实可怜！只见：

粉挂腮边，水洗观音金面。脂淋项下，油揩邻妇青唇。髻散发拖，枉着三更天四更天，出门时许多妆扮；珠狼翠籍，借的张家嫂李家嫂。进门时何物赔偿？一片粘连，湿裤湿裙裹双腿，好似丫叉卜芦；浑身胶结，单衣单袄堆两乳，犹如泡胀馒头。乱纷纷抱子牵夫，闹嚷嚷呼娘觅女。足慌，泥泞，路滑，臂晓。几阵风来色色牵，浑身发抖；一交跌去哈哈笑，两脚朝天。

素臣此时浑身浸湿，寒冷不过，休说没工夫笑这些女子，也没心肠去怜恤他，只办着自己走路。无奈奚囊年幼，跟随不上。素臣把手拉着，且拖到一个亭子边来，那雨势比前更大。素臣看那亭子内，有多少女人挤着，因亭小人多，并至挨肩擦背，没些空缝。素臣把奚囊推入，自己却背着亭子站在阶前石上。奚囊道：“相公何不挤上来？”素臣道：“男女捱擦不便，你是孩子尚不妨。”只听得亭子内有人叫道：“文相公，不妨，这亭子是公所，又不是女娘们建造的；他若怕男人，就不该进亭子来了！相公何必这般道学！”素臣尚未回言，只听一人说道：“我们虽有男人，都是同着女眷，先挤在内没法；谁似你和尚强挤进来，捱擦妇女？难得这位相公尊重，不肯进亭，极是好的了；你偏要叫他进来。少停雨住了，合你讲话！”素臣回头看时，只见松庵和尚挤在三四个女少年中间，一张嘴儿，差不多要贴向一个女人眼皮上去，那一簇松毛，已半耷女人脖项。素臣怒从心起，本要发话。却见松庵竖起两道浓眉，睁圆一双凶眼，大声嚷骂道：“你这活乌龟，你敢放屁！你既



野叟曝言

中国古典文学经典

要惜女人的廉耻，就不该放妻儿出来卖俏！莫说大家身上都穿着衣服，就是光着身子，你也怪不得别人，便落了便宜，也只好算做上门嫖罢了！你说要合我讲话；你睁开龟眼，认认我是甚人？连昭庆寺松庵大老爷都不认得！这等瞎乌龟，只可烧汤，连跟马屁琵琶，都去不得！粪桶也有耳朵，敢在虎头上做窠！少刻雨住了，且送你到县里去，打你三十毛板，连你妻也拶一拶指，出掉些水气，才知和尚的手段哩！”只见发话的人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再也不敢做声。只见别的男子，都咽咽喉，埋怨那发话人；只见那些妇女，脸都吓青了，要掉下泪来。素臣如火上添油，因碍着许多妇女拥挤在内，动不得粗！肚里思量：且待雨住人散之后，历数其罪，痛打这厮出气；拚得别寻寓处！却是气闷不过！

正在辘轳，只见身旁走过一人，说道：“家爷请相公上船一会，因雨大不能自己上来奉请，吩咐小的致明，请相公休怪！”素臣道：“你老爷是谁？因何请我？船在何处？这样大雨，如何去法？”那人用手指道：“那一株大杨树下，不是家爷的船吗？相公上船便知。小的现拿雨具，不多几步就到船上。雨大得很，休要耽搁了。”素臣此时已被暴风冷雨，弄得浑身抖战，巴不得有躲避去处，遂不暇细询。急急穿换了，抢至船边，跨上船去。那家人把奚囊驮在背上，雨伞遮着，随后下船。舱门口站着一个白须老者，满面春风的，迎接素臣入舱。素臣脱换雨具，便要施礼。老者道：“且慢。”吩咐一个小童到后舱去，说：“取我的衣服鞋袜出来，伏侍这位相公更衣过，进来请我。”向素臣告便，退入中舱。小童拿出衣裤等物，候素臣换过，将换下的收拾过去。素臣一眼看见，小童眉目秀媚异常，宛然女子，却又是贵相，好生怪异。因已请出老者来，便又向前行礼。老人又道：“且慢。”因让至中舱，令家人奉上一大杯热酒，说：“先生受寒了，且吃三杯，冲一冲寒。”素臣因被雨久淋，身子如在冰缸内一般，正用得着这杯热酒，遂略不辞让，连饮了三杯。就觉一股阳和之气，从丹田内诤诤发扬，须臾四肢百体，都活动潇洒起来。笑道：“老先生真回春手也！”即便行了宾主之礼。正要就坐，老者把手一拱道：“此位禅师，法号和光，是当今赐紫，现坐灵隐方丈，舌具广长，胸多智慧；先生且见过了，好求禅师指迷。”素臣只得看那和尚，生得面如银盆，眉如偃月，鼻直口方，耳长额阔，双瞳闪烁有光，一背丰隆多肉，约有四十上下年纪。身披深紫暗龙袈裟，足穿大红朱履，光着一颗滚圆肥头，头顶上炙着龙眼核大紫红色的九十大疤。素臣一面答道：“晚生止识儒宗，不解禅理，求教倒也不必。”一面说，遂要就坐。老者慌道：“禅师是方外尊宿，兼之年长，自然该首坐了；但这位先生既不好禅，应以世法相见，听口声不似浙中，禅师现在驻锡湖上，还该是那位上坐，这倒要凭禅师主张了？”和光无奈，只得虚让了一让。那知素臣，本性最恼和尚，就是老者主张坐在下首，他也断不肯依，宁可仍到大雨内去站着的；况老者之意，分明要他上坐。于是并不谦逊，竟拱一拱手，向那第一位座边站立，说道：“有占了！”和光见这般模样，气破胸膛，又不便发作，只得快快的坐了第二位。老者坐了主席。吩咐另换席面，先送一道茶来。茶罢，素臣问道：“老先生尊姓台甫？贵乡何处？晚生素未识荆，因何忽蒙刮目，许以登龙，伏惟垂示？”老者道：“学生姓未，号淡然，祖居江右，因探亲来此，偶尔游湖。小价们说：‘岸上有位相公被雨，因恐挤了女人，不进

亭中，许久立在雨内，浑身透湿。’又说：‘一个僧人反不避嫌，强挤入亭，又招呼那位相公进去，与众人嚷闹，那位相公总不理他。’学生深以为难，因到前舱，望见尊品是一位福德俱备之相，故斗胆叫人奉请。不识先生姓名居址，贵庚几何，曾否缔姻，家中更有何人，因何事至此，乞道其详？”素臣道：“晚生姓文名白，祖居吴江，今年二十四岁。先严早背，寡母在堂，长兄名真，拙荆田氏。因慕贵省匡庐之胜，窃怀黄门游学之思，故漫游过此。适为雨苦，正在无聊，得老先生援之泥涂，感且不朽！”淡然把眉一蹙，哈哈大笑，立起身来道：“不料无意中，忽遇故人之子！老侄如此少年老成，豪迈不羁，吾友为不死矣！”素臣急起立，问道：“老先生与先严交谊，晚生因幼而失怙，竟未深悉，伏乞详示。”淡然道：“先严钰庵公，官金都时，与令先祖司成公为道义交。老夫任户部员外时，令先尊适为户部主政，尤为莫逆，彼此通家往来。那时老侄与令兄俱在襁褓，一取存真，一取尚白，早有此名，老夫至今不忘。因一官匏系，近年退休，又值妻亡妾丧，家难频仍，与老侄处遂成陌路。而世嫂贤孝之行，老侄岐嶷之状，时结于心，时触于目。前日来此，才打发小价到吴江问候；不料反于此地，不期而遇，真是快心之事！”素臣方豁然道：“原来就是淡然老伯！此番出门，家母命小侄至丰城来叩谒老伯、伯母，不料伯母已经去世，深可伤感！家母说，那一年赐吊先父时，老伯尚未有世兄，有一位庶伯母，正怀身妊；是男是女，叫小侄问一确实。这位庶伯母，想正康健。小侄向失祗候，方才老伯说的台号，又未确知，以致覩面茫然，罪真擢发矣！”淡然道：“当初老夫贱号，原是翀然，本取飞翀之意；后来退休于家，绝意仕进，故改号淡然。老侄无从而知，更有何罪？老夫因无子，才置一妾，所生是女，至今藉以娱老。后来又生一子一女，可惜一子夭亡，止存幼女，又是老夫之累！慢慢与老侄细谈罢。”

素臣重新出席，执子侄之礼。淡然亦竟受了两礼。素臣要移座向下，淡然道：“不消，我这是主位。”因仍旧坐下了。家人早已摆上酒肴，是半荤半素；和光不饮酒，止为设茶。淡然、素臣两人，叙出世谱，益加亲密，说说笑笑的，讲一会家常，述一会世谊，说一会故乡风俗，不知不觉，都饮至半酣。却把和光搁在半边，犹如冷庙内的泥神，热气也没人去呵他一口，撇得他冷清清地，喜不得，怒不得，耐不得，又发作不得，面上红了白，白了红，心头一股冷气，不住的从喉咙里要钻出来，真是赴吕太后的筵席，如坐针毡一般！他两人那里知道，只顾叙他的旧情，惊他的新遇，热闹不过，快活异常。这也罢了；不觉酒多生话，话多生节，堪堪干连到和光身上来。淡然道：“适才被雨的和尚，与老侄如何相识？”素臣道：“小侄几乎忘了！”因问家人：“这和尚可在亭内？”家人们回复：“已去。”淡然听着窗外雨声道：“这雨比前更大，如何去的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与文相公叙出世谊的时候，那雨小了有顿饭时，那些女人被和尚挤擦不堪，便趁这雨小，都磕磕撞撞的挣往前边去了。那和尚见妇女俱散，又到我们船边来探头探脑，被小的们喝叱了几句，方怒吼吼的走了去。老爷们说话热闹，故不觉外面雨的大小了。”淡然掀髯笑道：“真所谓听而不闻也！老侄，你如何相识起这和尚来？”素臣道：“那和尚叫做松庵，是昭庆寺住持；小侄贪其近湖，就寓在他寺内，故此认识。他口出恶言，本要与他理论，因碍着众妇女们挤紧不便，原想雨住后教训他；不想他已经去了。”淡

